



正間房屋牆壁上，供奉着武聖關公神像，香爐裏插了幾支線香，香烟在室內繚繞。桌子上排滿了各種菜餚。

劉旺拿出一個舊的紹興酒瓶，瓶內灌滿一種深褐色液汁，然後，他擎起那個酒瓶，將這種深褐色的液汁，斟入兩只大玻璃杯內。

劉旺遞一杯到他上手的吳清山面前，自己高舉着另一杯說：

「吳大哥，喝吧！今天咱們兩人盡醉方休。」

吳清山沒有舉杯，他一手壓住了玻璃杯說：「劉旺，你又違規了，你不是在我面前說過，不管那種場合，不再喝酒嗎？」

「嘻嘻！嘻嘻！」劉旺帶着幾分神秘地笑着：「今天的情形不同哪，吳大哥，今天是在本人新蓋的睡榻裏請你，何況，這種酒，喝一罇子也不會醉人。」

「那有酒喝下肚子去不會醉人？我可從來沒聽說過這新鮮詞兒。」

吳清山還是沒有去動那只玻璃杯，却用筷子揀了一塊紅燒鷄，咬了一口。

「吳大哥，請你先嚐嚐這種酒的滋味，你纔知道是不是在騙你。」

耐受不過劉旺苦苦糾纏，何況今天的劉旺，已經不是像過去那樣專做歹事的浪子了。吳清山勉強喝了一口那種深褐色的夜汁，滋味甜裏帶酸，確實沒有酒味。這才知道，玻璃杯內，斟注的不是酒，好像是一種什麼牌子的汽水。

「嘻嘻！吳大哥，該沒騙你罷，這種酒的滋味怎麼樣？」

劉旺等吳清山又喝了一大口後，笑着問。

「劉旺，這是什麼果汁汽水，顏色那麼深，我還以為你在那裏弄來的一瓶外國酒，有意要把我灌醉哩！」

「吳大哥，你一定喝過的，這就是你們榮民製造的榮冠可樂呀！可不是，這種酒，喝一罇子也不會醉吧？」

吳清山禁不住笑起來，在劉旺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說：

「劉旺，現在你雖然混好了，浪子回了頭，可是，你那些作弄人的老毛病，還沒有完全改掉啊。」

吳清山的話，說得劉旺又一次嘻嘻地笑了起來。

劉旺看到吳清山雞腿吃完了，他又在菜盤中揀了一塊肉，放在吳清山面前的磁碗裏。

二  
蕩漾在吳清山眼前的，不是玻璃杯內深褐色的可樂，而是魚池中春水的紋

浪。

冷鋒來臨，幾日細雨，在他所管轄的這個工作站的魚池，春水已經滿溢了。吳清山循着濕滑的魚池岸沿走去，他發現有鯪魚躍過水道的網欄，在狹隘的田溝裏游動。他心裏想管理這幾口魚池，可比二十年前，衝過敵人機槍密集的封鎖線，還要麻煩。

眼看著一條條鮮活鮮活的鯪魚，躍過那道快要同池水平齊了的水道網欄，在狹隘的水溝裏游動，吳清山心理有一種說不出的不自在。

他將一尾尾躍過水道網欄，在田溝裏游動的鯪魚，重新捕捉住送回魚池。雖然春雨停止了，可是魚池中的水依然還是那麼迅速地循着水道流動，隨着流水迅急的波浪，一羣羣鮮活的鯪魚，繼續不斷朝向網欄外邊躍去。

吳清山身手不停的在水道的狹溝中，捕捉那些逃逸的魚，直到自己精疲力竭，仍舊不能阻止魚羣朝向網欄外邊躍去。

記得吳清山剛剛來到桃園漁殖管理處時，就有人告訴他，養魚這碗飯很難吃，天然災害，加上人為損失，常常使滿滿一池的魚羣，耗散精光。等待水枯魚池亮底，連片魚鱗都見不着，賠了人工不算數，甚至把所有的成本都賠淨。

吳清山是個不肯隨便承認自己會失敗的人，他更不相信，養魚事業所遇到的天然災害，就沒有辦法克服。

到這次春雨過後，吳清山纔真實地領教到，天然災害，對於養魚事業的可怕。天黑後，吳清山依舊循着濕滑的魚池岸沿，走回工作站，體力疲倦已極，他想抽枝紙烟，提神精神，搜了搜自己的口袋，紙烟吸完了。

吳清山將自己的軀體，壓在一張竹床上，讓那張竹床，不斷發出吱吱碎響。烟癮來時，是很難熬的，何況這時，吳清山正需要幾枝紙烟來提一提倦怠的精神。今天夜間還要起來巡邏魚池哩！

躺在竹床上，恢復了一些體力，吳清山便離開了工作站，來到距離魚池約有二十幾分鐘步行路途的小店舖。

他原想在小店舖裏，購買兩包新樂園，夜間巡邏魚池可以提神。不想在小店舖裏，碰到一個喝得爛醉如泥的酒鬼，拉扯着他，苦苦糾纏。一邊夢囈般地訴說著。

「阿兵哥，我知道，你是漁管處派來看管魚池的，知道麼！本人是不好碰惹的，如果你有什麼事，對我不起，我就叱，殺，不客氣。」

這個酒鬼，揪着吳清山的手膀，口齒不清不楚地亂說，並在吳清山面前，做了個要打人的動作。

吳清山一時感到啼笑皆非。他不認識這個酒鬼，同他攀不上一點交情，這個酒鬼爲什麼要糾纏着他，毫不放鬆？如果提前十年，恐怕吳清山早就出手揍他幾拳頭，打得他摸不清前門後戶了。

如今，吳清山的火氣退了，他忍耐地擺脫了這個酒鬼的胡扯歪纏，急急忙忙，在小店舖內購買了兩包新樂園，便離開了。

### 三

夜間巡視魚池，遠較作戰艱苦。

在戰場中，吳清山有武器可以制服敵人，在魚池沿岸，吳清山却只能運用智慧和交情，對付那些趁着黑夜來偷捕魚羣的流氓。

連縣的春雨雖然停了，然而，冷鋒帶來的寒雲，仍在上空徘徊不去。夜很黯黑，氣流寒冷而潮濕，吳清山裹緊了大衣，新樂園一枝接着一枝燒着。

春雨過後，池水滿盈，迅速流動的水浪，常能誘發池中的游魚，追逐流動的水浪跳躍，這時，正是偷捕魚羣的最好機會。所以，負責看管魚池的工作人員，每逢這種時節，就要加強他們夜間的巡邏工作了。

吳清山來到桃園漁殖管理處，時間不久，貼近魚池附近的地方環境不熟悉，因此，夜間的巡邏工作，更要比他人感覺到費力。他一邊猛吸着新樂園，冒着靜夜的寒氣，循着滑濕的魚池岸沿，繞走了兩圈。就像二十年前，在蘇北一帶戰場陣地上，從事搜索敵人的行踪一段。

在每一口魚池水道近旁，除了聽到激激地迅急水流的聲音，他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情況。

「魚池旁邊的環境，不是有些人所傳說的那麼陰惡嘛。」吳清山暗自思忖。

他被派到這個工作站來，將近兩個星期，只看到有些鯉魚，趁雨後池水滿盈期，躍出網欄外面的溝道，却還沒有看到一個想偷捕魚羣的流氓。

吳清山繞過最後一口魚池，快要走近工作站房的舍，兩隻移動的腳，在滑濕的池岸草地上，好像被一根繩索絆了一下，他的軀體失去了平衡，隨着前行的衝力，栽進魚池裏去了。

吳清山心頭一陣惶恐，在池水中翻了個身，露出頭來。趁着黑夜微弱的光線，他看見從岸道旁邊，一叢小灌木中，鑽出一個矮小的人影，懷着勝利的姿態站立在魚池岸沿，滿嘴不乾不淨地詛咒着。

「×你娘，下次黑夜再出來，小心你的性命！」



中叢木裡，一閃出個矮小的人影。

吳清山完全沒有預料到，在魚池邊，會有這種遭遇。他沒有吭聲，但渾身的脈管，却氣憤得快要爆炸。在魚池內，吳清山摔脫那件被池水泡透了的大棉大衣，爬上岸來。

那個矮小傢伙，却用一根電魚用的長竹竿，朝向吳清山的頭頂打來。幸虧吳清山體格高大，動作敏捷，他的身體一偏，那根長竹竿打落到草地上。

這時，吳清山一個箭步，欺進這傢伙的身邊，搶下他手中緊握着的長竹竿，摔向魚池旁邊的水道，然後，扭住他的手臂，狠狠地揍了他幾拳頭。

這個矮短傢伙，打量自己不是吳清山的敵手，只好在吳清山面前求饒。吳清山越想越氣，一鬆手，把這個傢伙也推到魚池裏去了。

這時，天空已略現曙光，吳清山看出這個矮短的傢伙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昨夜去小店舖買紙烟時，碰到的那個喝得爛醉如泥的酒鬼。

### 四

有了這次經驗，吳清山對於巡池的工作，比從前更加謹慎。同時，他對於魚池附近的社會環境，也逐漸有深入的瞭解。他知道，這個企圖打垮他，終於被他制服了的酒鬼，名叫劉旺，沒有正當職業，是專門以偷魚爲生的不良分子。

經過那次交手後，劉旺發現，全靠自己的體力，不是對方的敵手，於是，他便改變戰略，運用笑臉攻勢，和吳清山攀援起感情，希望在吳清山所管轄的這片魚池內，能够給他一點機會。

每次，吳清山去小店舖購買紙烟，碰到劉旺時，他不敢像從前那樣，藉着幾分酒意罵人了。他會在自己的臉上，堆滿了諛笑，滿口吳先生、吳大哥的叫着。

在吳清山的眼中，劉旺不過是一個可憐的變形蟲，他常以同情的心情，去對待他。有一次，劉旺又在小店舖中喝酒了。吳清山剛剛跨進小店的門檻，劉旺便一把拉住他，要吳清山也來喝一杯。

「來一瓶啤酒，我請吳大哥喝一杯。」吳清山原想拒絕，後來一想，還是勉強陪着劉旺喝起酒來。他也回敬了一罐豬肉罐頭，打開來，作爲兩人的佐酒菜。

「劉旺，你再不能到我所管理的魚池旁邊去胡搞！」

吳清山喝着啤酒時，繼續給予劉旺以警告。

「是，是，吳大哥！」劉旺依然是那麼諛媚地說。

「年青人，甚麼事情不好作，爲甚麼要去作這種偷偷摸摸的勾當呢？」

「是，是，吳先生！」

「像那天晚間所發生的事情，我本來要到派出所去報案的，後來想想，你這樣年青，如果因此送你到外島去管訓，那不就毀了你的一生嗎？我問你無冤無恨又無仇，只讓你在池水裏吃點苦頭，希望你能改過自新，從此能作個有用的人。」

「是！是！吳大哥。」

吳清山看到劉旺的臉色變化很不尋常，他知道自己說話，戳傷了劉旺的自尊心。雖然，劉旺在吳清山的眼睛裏，祇是一個毫無骨氣的變形蟲，但是，變形蟲也有變形蟲的自尊，吳清山不願怎樣去傷害他，所以也改用關懷的口吻，去安慰他。

「每個人都有困難的時候，你劉旺有什麼困難，告訴我，只要我有能力，我非常願意幫助你。」

「是，是，是。吳大哥說的話，小弟會永遠記住。」

劉旺臉上的表情，不像剛纔那麼難看了。

這時，吳清山高聲呼酒，站了起來說。

「劉旺，我敬你一杯酒，並願你從現在開始，做個好人，如果以後發現你再去侵擾我管轄的魚池，那就不够朋友交情了。」

「是，是，吳大哥，小弟一定遵命！」

劉旺認真地站了起來，又喝了滿滿一大杯酒。這時，劉旺已有了幾分酒意，吳清山看到劉旺的一雙眼睛，紅紅的，他不再勸劉旺喝酒了。

吳清山慷慨的付了酒錢，拍拍劉旺肩膀，在劉旺一連串「多謝」聲中，吳清山緩步走出了小店舖。

## 五

那一年，葛婆颱風來襲時，每一個管理魚池的工作人員，心情都非常緊張。在吳清山管轄的這個工作站中，雖然準備好了一切應變事宜，但是還有像魚的，利用風狂雨暴的颱風夜，前來破壞魚池水道中間的網欄，讓那一羣羣活鮮的鯪魚，從養魚池逃到附近的稻田，然後他們在附近的稻田中，把這些鯪魚捕捉起來，送往市場。

颱風警報發出後，吳清山在小店舖買了十包新樂園兩瓶高粱酒。沒有想到，這次颱風的威力，大的驚人。當葛婆颱風中心，穿掠過本省中央山脈時，正值深夜，狂暴的風勢，掀揚起魚池中的水流。

吳清山坡上雨衣，緊緊雨衣上的腰帶，將一頂塑膠帽，籠罩在胸袋上，僅露出半截眼臉，套上長統膠靴，一口氣喝完了大半瓶高粱。吳清山衝頂着狂暴的風勢，衝頂着那揮打在臉上發痛的大雨點，朝向養魚池走去。

在閃動的手電筒光亮裏，他忽然發現，第二〇六號養魚池，被人破壞了，這口魚池所養殖的全是鯪魚，再過一個月，便可以清池了。在吳清山管轄的這

些魚池中，只有鯪魚賣的價錢最高。誰，在風狂雨暴的颱風夜，又來向他挑戰了？吳清山轉過二一三號養魚池，但發現同時被人破壞了。

於是，他繼續往前走，發現被破壞的養魚池一共有五口，在這五口養魚池中，飼養的魚類，大部份是批價比較高昂的青鯪和鯪魚。

吳清山深踏着滑濕滑濕的魚池岸，繼續朝前走，渾身的脈管，也許是受到高粱酒力的作用，氣憤的快要爆炸開來。

就在這時，在吳清山手執著的閃動手電筒光亮所能照及的地方，看到一個偷魚賊，正在破壞另一口養魚池水道中央的網欄，和魚池的岸堤。吳清山將手電筒的光亮，緊射着這個破壞魚池者的身影，加速步伐追了過去。

偷魚賊，驚覺到吳清山發現了自己，便拋棄用來破壞養魚池的鐵鉤，開始逃跑。無奈這時風力更加快速，夾雜着密密的雨點，在吳清山亮射着那只閃動的手電筒光線下，只見一個矮短的人影，在暴急的風雨中，搖搖晃晃的往前逃。不到幾分鐘，吳清山便追上了那人。

當他扳住偷魚賊的肩膀，向前前一拉，立刻使吳清山楞呆了。許久許久，吳清山纔戰抖着說：「劉旺，原來還是你！」

劉旺不再逃跑了，他冷冷地站在吳清山面前，任憑暴雨狂風的攪打。

「現在應該怎麼辦？跟我到工作站去再說。」吳清山的聲音，依然是抖戰的。

劉旺眼隨着吳清山，回到養魚池工作站，在昏黃的燈光底下，過多的氣憤，使吳清山的臉色發青。

「劉旺，我們無仇無恨，同時，我已容忍了你許多次，如今是你先毀了我，這次，我不能再饒恕你了，我也要毀了你。擺在你面前的，現在只有兩條路，是我打斷你的腿讓你終身殘廢，還是到派出所，讓警察局送你到外島去管訓，要你一輩子也再回不了台灣。這兩條路隨你去選擇。」

劉旺沉默着，一連串淚水，從他的眼角，激激地流下。

「說呀！」吳清山更咆哮了起來。

「吳大哥，隨便你處置。」

劉旺好像受到無限委屈，斷斷續續地說。

「你爲什麼一次次地要來破壞我的養魚池呢？我不是沒有關照過你，你還要這樣做，這是存心同我過不去哪！」

吳清山的聲音低抑了些。

誰知此時的劉旺，淚水更多了，不知道那是慚愧，還是有着傷感，他忽然號哭起來，雜夾着屋外嘶鳴的風聲，使他的號哭，顯得是那麽悽慘。

「我過去去做的歹事太多了，以致今天，沒有一個人能够相信我。我很想改邪歸正，可是，沒有一個人，願意幫助我，所以，這次，纔想到乘在這個機會，偷點魚，做生活的本錢，以後，便永，永遠不幹了。誰知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劉旺已經哽咽得不能繼續說下去了。

「你說的都是真話嗎？劉旺，你不止騙我一次了，告訴我，你說的是不是

真心話。」吳清山雖然仍舊咆哮着說，但他已經沒有剛纔那樣忿怒了。

劉旺沉默着，他膽怯地讓自己矮短的軀體，退貼到了工作站屋舍的牆角。

「如果這次你說的話是真實的，我就再饒你一次，橫豎我倒霉倒定了。」

「如果再，欺騙吳大哥，叫我倒在魚池中淹死。」

「劉旺，我希望你做個好人，只要你真能回頭，我犧牲一點沒有關係，你還是那麼年青，未來的日子，比我吳清山長得多，爲甚麼老是想着做歹，糟蹋自己哩？」

吳清山忽然取出那瓶尚未打開的高粱酒，分斟兩個玻璃杯內，把劉旺從牆角拉到桌子旁，說：

「我再饒你一次，但願你今天所說的話，是真實的，我們兩人來喝完這杯酒。只要你這次過後，不做歹事，魚池中一切損失，我都認了。」

吳清山的饒恕和忍耐，感動得劉旺又一次哽咽起來。

葛樂禮的風勢，在魚池上空呼嘯着，密集的雨點，搖撼着工作站中的屋舍。就在這時，吳清山看着劉旺那矮短的身軀，定向嘶吼嘯鳴的狂風暴雨裏。

## 六

這一年年終清池時，吳清山管轄的這個工作站，成績最差，所有市價較高的如同青鰻、鱸魚，全部被人盜走。吳清山賠了人工，賠了飼料與魚苗，最後因爲工作懈怠，對魚池的防偷任務，做得不力，而被上級記了兩次大過。這些不愉快的事，吳清山都默默承受了。

因爲，當他剛剛被派到桃園漁殖管理處來，管理這個工作站中的養魚池時，吳清山就會聽到那些在這裡栽倒過的舊同事說。

「養魚事業這碗飯很難吃，天然災害，加上人爲損失，常使這裡負責管理的人，甚麼都賠光。」

然而，吳清山是一個硬漢，既然來到這裡，難道退却不成？而且現在他已經懂得怎樣去適應養魚池附近的社會環境。

第二年，第三年，吳清山都在研究，怎樣去防止因爲池水滿盈時，魚羣逃脫現象，颱風時期災害的預防。那個專以偷魚爲職業的劉旺，也不再來找麻煩了。

兩三年來，劉旺不但不敢前來破壞吳清山管轄的養魚池，偷竊魚羣，甚至在吳清山購買紙烟的那間小店舖內，再也見不着劉旺那個被太白酒灌的，爛醉如泥的身影了。

時間是最公平的裁判者，三年後，年終清池時，吳清山管轄的這個工作站，成績最優良，每口魚池所養殖成功的魚羣，獲利最豐，因而創造了最高的盈餘記錄。

這一年，吳清山過去一個老同學，從金門移防回到台灣，帶了兩瓶真正金門釀造的高粱酒送給他。這兩瓶酒，吳清山一直捨不得喝，留到春節除夕。這天大清早，他到小店舖去買了豬肉罐頭，木耳、金針等等。正午，吳清

山獨個人在工作站中，自斟自飲起來。

不料這時，劉旺帶了一大堆點心和水果，突然走進工作站，興高采烈地大叫着：

「吳大哥！這兩年很想回來看看你。我本有個心願，混不好，一定不回桃園。」

「劉旺，現在混的一定比過去好了，來，我也不再添菜，今天除夕，見到我很高興，快來喝一杯吧。」

劉旺坐在吳清山對面，他說：「吳大哥，我不喝酒。」

「爲什麼，」吳清山疑惑不解地問：「這是高粱酒呀！真正的金門高粱。」

「甚麼酒也不喝，我已經三年沒喝酒了。」

劉旺隨即從茶壺中，自己斟了一杯茶，擎在手上。

「你喝酒，我喝茶陪你。」

劉旺和吳清山兩人，圍着一個小桌子，一邊吃菜，一邊談。葛樂禮颱風過後，花蓮台東兩縣，遭遇到的災情最重。劉旺沒有告訴任何人，獨個人悄悄的去了花蓮。開始是幫人做零工，修復被山洪沖垮了的橋樑、公路，以及整理路旁山石的塌方。這樣做了兩個月，混過了生活，還存了一些錢。

後來包工的老闆，看到劉旺工作勤奮，這些事做完了後，便介紹劉旺到一家私人的機械廠去學習修理汽車。大概經過了一年時間，劉旺既學會了汽車的修理，而且還學會了汽車駕駛，通過公路局駕駛考試及格，取得了執照，於是他不再替人修理汽車了，現在一家大運輸公司，駕駛貨運車，一個月可以賺到四、五千元。

「劉旺，兩三年的時間，混得這個樣，很不錯嘛！俗說話，浪子回頭金不換，我要恭喜你啦！」

吳清山說時，自己喝了一大口高粱。

「這些都是吳大哥給我的幫助，我沒有一天不想到吳大哥給我的好處。」

「劉旺，現在你應該存點錢啦。」

「有啦，我要在小店舖旁邊，蓋一間睡棚，人不能沒有根，不能在外邊混一輩子。」

「睡棚不怎麼重要，眼前最重要的，是找個對象結婚。」

「有結婚啦，吳大哥，現在住在花蓮，等待睡棚蓋好後，才帶回來。」這

個除夕，吳清山過得很愉快。也許是他多喝了點高粱酒，醉醺醺地拉着劉旺，走出工作站，在養魚池週沿，走了一遍。

「劉旺，你瞧，我管理的養魚池，有什麼改變沒有。」

「有啦，有啦，比從前大不相同。」劉旺也高興地說着。

除夕這天，氣溫很高，池裏的魚羣，游來游去，有的還跳躍出水面上。